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四

鄘一之四

集傳 說見上篇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邱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髮

彼兩髦

實維我

儀

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

只

不

不

不

不

諒人只

傳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鄭氏康成曰舟在河中猶髮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凶。音信。許氏慎曰頭會腦蓋也。象形。孔氏穎達曰夾凶

故兩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內則翦髮為髻。音

白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喪大記小斂主人

脫髦注幼時翦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

脫左髦母死脫右髦。此蓋指其伯也。鄭氏康成曰其伯

親沒不髦謂此也。儋侯之世子。儋史

記作釐兩髦之人謂其伯也。禮世子昧我共姜自我也

爽而朝亦櫛纒。音離。符總拂髦冠綏纒

陸氏德明曰共姜其伯之儀匹。孔氏穎達曰言其同德

妻也。婦人從夫諱姜姓也。

齊意。呂氏大臨曰儀

以夫為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

法也。

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

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

坤厚載物故婦德以載物之舟為比。堅厚實固。如柏舟故以柏舟為比。舟載物之必順者。

X 古五字

其母如此則世風之變可知

次定詩經傳義卷之四

婦人之私情皆忍其
寡女之依而不安故
欲其姑共姜此詩只
是自堅其志確不移
自信過辭也二句
述其事而怨之愈
則呼父母遺親之變
則謂于天理正也
事至此不過以不相
諒之心堅厚之至
矣。

黃氏百夫之特傑出
之稱

此詩文法以此為原
次中門、側別處之
叶教

親身事極小害
仁事極大地道
妻道臣道同

在姜之相以夫婦
道哀而重于車
共姜之柏舟以男女
之別而有獨奇特
之貞女

是惑乎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
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嚴氏榮曰。
舟必不可以去水。猶我是不可以他適。父母者。子之天
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
信我而欲奪我志也。○黃氏佐曰。易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之死靡他。從一之謂也。即柏舟有定在與在已
有定匹之死。以死
自誓。非指其伯也。

○沉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之

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陸氏德明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
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
黃氏佐曰。特。如萬人之特。蓋婦人稱夫之辭。

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集說 許氏謙曰。慝。邪之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
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渝矣。

○朱氏公遷曰。自誓之意。以漸而深。
總論 程子遺書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
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

節事極大。○真氏德秀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
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為後世深
戒。○陳氏櫟曰。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直
可謂過人欲之橫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乎。

柏舟二章章七句

集說

范氏祖禹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呂氏祖謙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羨墓道也。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朱氏善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置之郵風之首。宜矣。

牆有茨。不可埽。

叶蘇后反

也。中菁。

古候反

之言。不可道。

叶徒

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集傳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菁。謂

舍之交。積材木也。

呂氏祖謙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菁之言。應劭曰。中菁。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菁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

姜。孔氏類達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

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

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故詩人

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上有蒺藜之草。欲掃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中有淫昏之行。欲除滅之。反違禮而害國也。○朱氏善曰。宣姜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言。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而無復羞愧悔悟之萌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此以淫長上區原云

集傳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陸氏德明曰。詳。韓詩作揚。言之長者。

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集傳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毛氏萇曰。讀。抽也。○鄭氏康成曰。抽。

猶出也。○孔氏穎達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為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為抽。箋申抽為辱。猶醜也。出也。

總論 范氏祖禹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

辱或言者以有也。辱也。

此詩以婦言來配長
厚為厚次

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
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傳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

讀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

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

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

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

矣輔氏廣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凡聖人
所錄淫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

可以懲創人
之逸志者也

傳鄧氏元錫曰偕老之辭婉巽言也牆茨之言
厲法言也然偕老詳容服不詳不淑牆茨言

不可道不詳不道
刺而猶有風焉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委委佗佗於危待何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傳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

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

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朱子曰宣姜夫
死而淫是失偕

次定詩經傳說卷之三

卷四

鄘

朱子於
偕老引
女子事
人之義
亦猶詩
人之意
而特表
而出之

老之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劉氏熙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

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筭。衡筭也。孔氏穎達曰。以玉為垂於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音黠。懸瑱。羅氏中行曰。統織如條

之以纒縛之。而屬於統。懸之當耳。縛音篆。卷也。○馮氏

復京曰。衡筭。二物。衡垂於當耳。筭橫於頭上。垂於副之

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筭也。瑱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筭而為

飾也。毛氏萇曰。瑱。筭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氏

康成曰。如今步搖上飾。○劉氏熙曰。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孔氏穎達曰。言六瑒。必飾之有六。但所

施不可知。據此言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

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穎達曰。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

佗佗。長之美。皆佳麗美豔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

郝氏敬曰。委委。舒徐。佗佗。安重。○象服。法度之服也。

廣也。王氏逢曰。此二句。主德容言。○象服。法度之服也。

鄭氏康成曰。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所謂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穎達曰。象

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

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

毛氏萇曰。能與君子偕老。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鄭氏康成曰。子乃服飾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君子所與偕老者。其服飾之盛。有副。其飾之加。惟在委。佗。如。山。如。河。之。德。容。乃。宜。服。法。度。之。服。不。令。五。不。善。如。此。服。行。哉。后。妃。之。德。之。不。得。已。矣。宣。姜。之。不。德。不。得。已。矣。夫。姜。之。不。德。不。得。已。矣。夫。姜。之。不。德。不。得。已。矣。

集說

程子曰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蘇氏轍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緩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范氏處義曰詩入謂昔之夫人所以能與君子偕老被服副笄六珈之貴以奉祭祀者以其德見於容委委然婉順佗佗然和易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其宜稱今宣姜無淑善之德何以稱其服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為可責

○玼音此今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鬢直忍反髮如雲不

屑先結反鬢徒帝反也王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掃敕帝反也

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為飾也毛氏萇曰揄翟闕翟也○鄭氏康成曰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焉

○孔氏穎達曰翟雉名彩畫為飾不用真羽○嚴氏粲曰鄭氏云江淮而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揄翟則畫揄雉闕翟

刻而不畫鬢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鬢髮鬢

也人少髮則以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

孔氏穎達曰鬢一名髮說文云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

使髡以為呂姜鬢是也○陳氏推曰不屑只瑱塞耳也薄之不用猶云不消得鬢非以此為不潔也

陳氏之說以面而不必斤之在此小字宜與集見其不知量也

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音剔髮也。孔氏穎達曰。以象骨搔揚。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掃。

眉上廣也。張氏彩曰。習目以疎。秀為美。故以揚見稱。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許氏謙曰。容貌服飾之盛。胡為而在此乎。其自天而降也。其鬼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宣姜為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

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

顏色之莊歟。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為淫昏

之行乎。○輔氏廣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

翟也。言服之美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言質之美也。足

乎已無待於外也。玉之瑩也。象之掃也。言飾之美也。揚

豈可以徒居哉。○朱氏公遷曰。此音。服。容貌

盛。若可疑。又可畏。○沈氏萬鈞曰。此章論祭服言其德

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疏。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

故以美人言之。○玼兮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也。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集說 賦也。玼亦鮮盛貌。許氏慎曰。展衣也。以禮見於君

及見賓客之服也。鄭氏康成曰。展衣宜白。展衣字悞。禮

如。然。天。正。是。委。他。二。句。在。面。委。他。是。好。字。面。不。是。說。宣。姜。有。此。威。儀。後。二。章。乃。描。寫。一。幅。美。人。圖。了。亦。謂。刺。之。甚。老。矣。

而。幸。九。之。字。經。之。之。意。全。露。故。不。復。言。其。不。淑。不。言。其。德。但。言。其。美。亦。已。其。字。亦。同。

蹙蹙者當暑之服也。鄭氏康成曰：展衣，夏則裏衣，縐繡。尤細靡者，縐也。縵，細而縷繡也。繼，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繼，所以自斂飭也。許氏謙曰：案說文，絺，博侵反，傳意，絺字如絺字意，是繼，絺為連綿字，共成

東縐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王氏安石曰：暑服則加繼，絺焉。○朱子曰：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孔氏穎達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顏額角豐滿也。展

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名而無人君之德也。鄭氏康成曰：人君小君也。○孔氏穎達曰：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嚴氏粲曰：宣姜服展衣之禮服，目視清明，眉上揚起，而又顏角豐滿，如此人，乃邦家之美女也。歎息

不滿之意，見於言外矣。○朱氏公遷曰：此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若可喜而實可惜也。○黃氏佐曰：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譏其無母一國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服飾之盛，宜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為淫泆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嚴氏粲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閒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朱氏善曰：當其奉宗廟之時，其首飾之有副也，其身章之有翟也，是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先君而無愧否乎？當其見賓客之時，其禮服之有展也，其裏服之有絺也，又非不

後二章皆記其美德，說而

以美媛稱，詩人之溫厚也。

卷四 鄭

定詩經傳疏 卷四 鄭

卷四 鄭

卷四 鄭

卷四 鄭

卷四 鄭

卷四 鄭

卷四 鄭

卷四 鄭

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賓客而無愧否乎。夫入而奉宗廟。出而見賓客。非不尊且嚴也。而曾無羞愧悔悟之萌。則是人心之果亡。而天理之果滅矣。能無禍乎。○黃氏一正曰。夫人與君同體者也。幽而祀乎神明。而禮於人。所當淑身慎行也。今宣姜之惡。乃如此。以人莫誰何也。獨不畏於鬼神乎。夫不足計也。獨不畏於賓客乎。詩人所以備舉副并翟展而深刺之。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八句

集說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三章之末。不與云如之

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婦德之衰

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集說 范氏處義曰。衛夷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失

事君子之道。是詩繼牆有茨之後。故說者以爲宣姜。○劉氏瑾曰。三章皆極言宣姜服飾容貌之盛如此。玩其辭。想其人。有德以稱之。固足以尊其瞻視。享其安榮。苟無其德。不幾於誨淫者乎。惟詩人寬厚。意在言外。故其立言如此。蓋與猗嗟之意。詩同。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要於遙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良反 叶諸 反 於遙 叶居 反 王反

之上叶辰矣。
羊反

集傳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孔氏穎達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

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郭璞曰。唐與蒙或并或別。孫炎曰。蒙。唐也。沫。衛邑也。書所謂

妹邦者也。孔氏穎達曰。酒誥注云。沫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鄆。今鄆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

歌朝歌。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

鄉之中。小地名也。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要猶迎也。○衛

俗淫亂。世族在位。相親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

而與之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蘇氏轍曰。託采唐以相誘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

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孔氏穎達曰。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

知誰國之女也。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曰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

○蘇氏轍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有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

附錄 嚴氏粲曰。此作者刺淫者。謂汝言采唐而往沫邑之鄉矣。然汝非為采唐而往也。汝所思者。思彼美

好姜姓之長女也。汝特託言采唐以往耳。汝思孟姜而往會之。或相期於桑中。或相約於上宮。或相送於淇水

之上。所會之地。人皆知之。見為不善於隱僻者。終不可掩也。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叶訖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

次定詩經傳句義集卷之四 鄆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姤。朱子曰。春秋定

姤。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集說 王氏應麟曰。補傳曰。鄆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傅氏曰。孟庸。當是鄆國之姓。

鄆為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

總論 劉氏彝曰。采唐麥葑者。亦是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李氏樗曰。以姜弋庸

皆著姓。衛多淫泆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劉氏瑾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

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附錄 鄧氏元錫曰。桑中。蓋刺之者之詩。唐麥葑。匪一其采。沫。鄉沫。北沫。東匪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匪一

其姓。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軌焉。蓋恥心亡。而淇沫之間。上宮之地。風潰四流。而莫可止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孔

穎達曰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此猶同也。鄭音好濫淫志衛樂促速煩志。竝是亂世之音故云比於慢也。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班氏固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輔氏廣曰誣上只是欺謾其上之人大抵行私者皆有此心桑中之詩雖肆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心自在此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民情所以如此則又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案桑間即此

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鄭氏康成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

之是之謂也。○劉氏瑾曰朱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證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詩分明是淫亂者所自作只為先儒以為聖人不應取此等詩以著於經故

斷以為刺奔而不復玩詩之辭以求其真是非先生孰能正之

附錄 呂氏祖謙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

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嚴氏粲曰詩記謂詩皆正樂此桑中非桑間濮上之音今考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出於此桑中即其類也。詩之正經為雅樂變詩以垂戒耳非祭祀朝聘所用也。然或以桑中為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為刺

也

詩樂章也。古人以樂論詩。荀況曰。詩者。中聲所止。司馬遷曰。三百篇。天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漢唐諸儒。祖述其說。而不敢易。至呂祖謙以為聖人正樂。首放鄭聲。豈有刪詩而反取淫詞。桑中之詩。刺惡昭彰。所謂思無邪也。又史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為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於此水出焉。則桑間乃紉樂。非即桑中詩也。諸說皆不為無據。然朱子力闢其非。以為去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若謂桑中為刺惡者之辭。則義人隱僻。有傷溫厚。謂出自淫奔者之口。而我以無邪之思觀之。其懲戒尤切。而又云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我人不敢必為之說。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蓋千百載後。欲於三百篇中。求所為中聲。求所為合於韶武之音。何從而得之。何如即其詞以考其真。

朱子原

此朱子作集傳之本意

為足據。集傳就本詩稱我之辭。而斷為淫者所自。言與古序雖異。而與聖人垂戒後世之意一也。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王及

集傳興也。鶉音屬。寇氏宗奭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

唐一物也。奔奔左傳作。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陸

德明曰。韓詩云。奔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

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

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朱氏道行曰。此

言公

子頑。次定詩經卷四 鄘

男曰良女曰淑曰善也

此言宣姜而亦以子
宣稱之亦上文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鵠則鵠自相隨。奔奔然鵠則鵠自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鵠鵠之不如矣。又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范氏處義曰鵠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鬪者。惡其亂匹而鬪也。鵠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授卵。故能不淫也。今人之不善。信鵠鵠之不如矣。

○鵠之彊彊。鵠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集傳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輔氏廣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小君也。彼謂狡童碩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集傳 孔氏穎達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

鵠之奔奔。一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

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

切言之者。鵠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

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

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

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彭氏執中曰。傳

凡讀書明理所以為君子也。在下之君子誦詩讀書則從善而改不善。在上之君子誦詩讀書則思其所以至此而必自反以為之教。朱子序言之至明切矣。

推此則可以訓。正夫子訓小子學詩而首曰可以觀之義也。朱子說詩之義明孔子脩語之義亦明矣。

作室之時

金定言...

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狄入衛。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學者知立志讀書。是自已要作箇人。自然要求思善。善者師之所以正心。惡者改焉。亦所以正心也。如曰國風不可以進講。則是自已為學。先未嘗立志。要作箇人。自已心不正。全不用力。自私自怒。尚何足與言讀書乎。

集說

郝氏敬曰。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之方中。

定_{丁反}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_{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集傳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

晉天文志。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室。

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此星

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鄭氏康成曰。定昏中而正。謂小

月之中氣。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劉氏瑾曰。夏正

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

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

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

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

令為說。與堯典中星異。

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

之營室。

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為視其星而正南北。

楚邱在濟河

作宮之法

欽定詩經傳詁卷之四

以營宮室也。○朱氏公遷曰。候定星順天時也。楚宮楚邱之宮也。鄭志張逸問

楚宮今何地。荅曰。楚邱在濟河間。今東郡界中。衛本河

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

二章升漕虛。望楚邱。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

陰郡。猶在濟北。揆度也。樹八尺之臬。音而度其日之出

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穎

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槩。槩臬同。以懸視以影為

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書參諸日中之影。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於所

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

測之。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

測。則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

也。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而東西南

北。皆知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

記時。異於傳也。○劉氏瑾曰。彭魯叔云。槩柱也。懸垂繩

也。柱有四角。四角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

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

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朱氏公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孔氏遷曰。度日景審地勢也。穎達曰。毛以為東西南北。皆既正。榛栗一木。其實榛小方。乃為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

欽定詩經傳詁卷之四

栲栗桐梓
樂四書

欽定詩經傳義卷四

栗大皆可供籩實。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栗。○陸氏璣曰。亦如栗。○范氏祖禹曰。榛栗屬皮葉如栗。子小形似杵子。味

木也。以為禮實則貴矣。植之榛栗先禮實也。蓋衛居處於漕無城市宮室君臣上下冠婚喪

祭無以為禮實則於是不可不先也。椅梓實桐皮桐梧

桐也。陸氏璣曰。梓實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蔡氏卞曰。柎木之

良利者也。其性虛以柔故能受聲以為琴瑟。○嚴氏

粲曰。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梓

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鍾氏惺曰。管子曰。五沃之土

要術云。白色青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漆木有液黏念

名子楸。蕭炳云。梓樹似桐而葉小花紫。漆木有液黏念

聲。黑可飾器物。許氏慎曰。漆木汁可以髹音休物象形

漆如水滴而下。○蘇氏頌曰。漆木高二

季六七月以竹筒針入木中取之。四木皆琴瑟之材也。

鄭氏康成曰。樹木於宮中者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也。

○范氏處義曰。桐梓漆止言爰伐琴瑟蓋舉其用之

重可以備禮樂者言之。○嚴氏粲曰。榛栗可備籩實。梓

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朱氏公遷曰。飭種樹備國用也。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范氏祖禹曰。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鄭氏康成曰。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孔氏穎達曰。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云。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

欽定詩經傳義卷四 鄭 九

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杜預注。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僖二年。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毛以為定星正南北。作楚邱之宮。度日知東西。作楚邱之室。鄭以為於定之方中之時。作楚邱之宮。又度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邱之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為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范氏處義曰。定之方中。謂視營室之中。以為興作之始。揆之以日。為度日影之正。以知向背之宜。○輔氏廣曰。古人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劉氏瑾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悅之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朱氏善曰。遷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修。器用不可以不備。文公之遷楚邱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而至於今。成之不可不亟也。而文公為民力之

其亦可以謂賢矣。○於其後。非其心之塞實淵深。不足以致此。若文公

陽錄

毛氏萇曰。方中。昏正四方。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鄭氏康成曰。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升彼虛。起居反。叶。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

山與京。叶居。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集傳 賦也。虛。故城也。毛氏萇曰。虛。漕虛也。○孔氏穎達曰。文公自漕徙楚邱。故知升漕墟。

次定寺壁碑記定章 卷四 鄰

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公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楚楚邱也。堂楚邱之芻邑也。

毛氏萇曰。楚邱有堂邑者。○孔氏穎達曰。升虛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邱有堂邑。楚邱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邱而

言之。○傅氏寅曰。堂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

劉氏瑾曰。建國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故謂之景。○朱氏公遷曰。上章揆之以日。是定其基址。此言景者。未定居時。覽山川之形勢。

或曰。景。音。山名。見商頌。王氏應麟曰。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

城。京高邱也。孔氏穎達曰。邱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邱也。○蘇氏轍曰。

有陵阜。可以屏蔽其國。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古人營度邑居必相其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學問中之一事也後世乃別為術家言而其理終不殊於矣

或曰京占左傳與之與京同音山在楚邱並高也云對迺觀于京云張氏即此名謂之

鄭氏康成曰。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芻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孔氏穎達曰。形勢得宜。蠶桑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終然信善焉。○劉氏夔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呂氏祖謙曰。升彼虛矣。

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輔氏廣曰。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然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朱氏善曰。望者登高而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然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徐氏鳳彩曰。此作室以前事也。登故城以望楚邱。自遠以觀其大勢。望楚而兼及於堂。而夾輔之勢成。景山而兼及於京。而山邱之位正。然後降而觀桑。桑盛則土美可知。又協以神謀。見處事之慎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

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叶倉新反

文公致天物民也。後三句乃涉人矣。之詞言秉心塞淵。亦以騶牝三千實其言。其言也。

靈雨既零。靈雨。好雨也。○黃氏

命彼倌人。倌人。主駕者也。○孔氏穎達

星言夙駕。星見星也。○鄭氏康成曰。雨止

說舍止也。嚴

秉操塞實淵深也。孔氏穎達曰。秉操

馬七尺以上為騶。孔

尺舉騶牝以互見。故言騶馬與牝馬也。○蘇氏轍曰。春

策而不狃乎近慮。所以為淵深。○蘇氏轍曰。春

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

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

晨起駕車亟音棘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

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

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

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

駮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

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上既言城市宮室於是言其政事

蘇氏曰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見星而駕以行舍

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曰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

則宜有駮牝三千也言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

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輔氏廣曰此章乃要其後日

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繼之勸勞

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黃氏一

正曰惟其秉心塞淵則所行皆切實深遠之事故不特

勤於農桑而且使馬之蕃庶至駮牝者三千矣○方氏

應龍曰因靈雨而說桑田恐積衰之民易於懈怠而久

味其傳別互字
作駮字志讀
考是古人立法

無偽淵深而不淺所以能治國家。○嚴氏祭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彊。

總論

孔氏穎達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邱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美之。徙居楚邱。卽二章升虛望楚是也。營宮室者。卽首章作楚宮楚室是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也。○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則敘其勤勞以致殷富。○劉氏瑾曰。春秋紀事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

齊桓始城楚邱。○人所謂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邱未城之。然詩言終然允臧。駮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沈氏守正曰。營建時不忘惜民。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恁地詳審。纔營建了。又恁地勤民。皆是秉心塞淵處。故舉駮牝。以見富庶。見得操心之要如此。

嘗讀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而歎武王之訓。康叔也。開國承家之道。可謂至矣。及後子孫不克。祇遵先王之懿訓。而敗德是聞。馴至政散民流。鶴軒致滅。文公仗齊桓之力。乃築楚邱。史稱其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今觀定中一詩。占天時。審土宜。盡人力。規模宏遠。經營具備。而尤以農桑爲立國之本。戎馬爲富彊之資。巡行不怠。蕃育有方。使康叔開國之模。復見於播遷之後。而詩人推本自塞淵中來。可見一心爲萬事根。

本。衛業所由重興也。及春秋之季。孔子適衛。殷然思所以富之教之。夫孰非文公生聚之所貽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案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邱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此詩以叙事為文之層次而以秉心寡淵為主者章之也之方中作字之時也按之乃作字之法也

新採果以為神效之備伐是為以爲字材之用也及章外處之而之其相去之如楚之句其不相楚而臣並及楚旁之堂景山亦京蓋有視楚之全局形勢而又降就于章不但詳辨土宜而且細察地脈運之氣以吉而後居與居之治事相類是周家之家法也未章

車為三百乘

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

齊田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之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殺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夫其旗是以甚敗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道諸河齊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二十人益之以其勝之民為五十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之二年封衛於

楚邱

集說

孔氏穎達曰衛東徙渡河齊桓公攘狄而封之立文公焉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

周公卜洛曰

蛩

丁計反 蛩 都動反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

千萬反

曰季年乃三百乘。明駮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沈水益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縣東。春秋衛及狄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注。則當在河南。特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沈水發源河北。入於河。乃溢為滎。則沈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于滎。則在其北也。○古氏祖謙曰。鼃錯言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遺法。定之方中。公劉所載是也。

父母兄弟

叶待里反

集傳 比也。蛩。蛩。虹也。

陸氏德明曰。蛩。蛩。爾雅作蛩。蛩。音。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雌。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蛩。曰。與。雨。

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

蔡氏卞曰。蛩。為。學。式。蓋。言。二。准。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劉。氏。辰。翁。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託。物。如。此。在。東。者。莫。暮。虹。也。

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

劉氏熙曰。蛩。蛩。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

○劉氏瑾曰。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

次定詩經專說彙纂

卷四

鄭

三

劉說似矣然虹或出于井或出于河或出于水又各有定處余嘗目驗而疑之不然則其說也

雨氣則生也。今以水。○此刺淫奔之詩。言蝮蝮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盲行乎。

集說

毛氏萇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韓之。莫之敢指。○孔氏穎達曰。言虹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禮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惡乎。○程子曰。蝮蝮。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借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蝮蝮之東。人所醜也。○呂氏祖謙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

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可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子西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叶滿補反

集傳比也。濟升也。周禮十輝音九曰濟。注以為虹。蓋忽

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周禮春官。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

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管。七曰彌。八曰敘。九曰濟。十曰想。鄭康成注。濟。虹也。○孔氏穎達曰。濟言升氣者。

以濟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濟。十輝。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濟亦日之光氣。崇終也。從日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

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輔氏廣曰：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蔡氏卞曰：朝氣之升自西，則非雨矣。雖幸而雨，亦莫能久也。崇朝其雨，言其雨崇朝而已。○張氏栻曰：蝦蟇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嚴氏粲曰：女子出適於人，自當與父母兄弟相遠，所貴得禮之正耳。彼蝦蟇淫氣，暫見而旋滅，不能為雨，猶違禮相從，暫合而易離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叶彌并反也。

乃如之人，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乃如之詞也。

集傳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

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

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

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

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

制欲，則能順命。輔氏廣曰：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法其以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次定詩經傳記覽卷之三 卷四 鄰 天

○嚴氏粲曰。詩人言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思昏姻之事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無信而不自守也。命言所賦之分。謂男女居室自有分定。今不安其分而淫奔。是不知命也。○張氏彩曰。前猶託諷。此章則直刺之。衛許氏謙曰。此詩前二章刺女子。後章兼刺男女。衛國淫邪。一轉移間。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命。直君子之言也。○朱氏公遷曰。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

蝮蝮三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蝮蝮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者為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為齒列。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范氏處義曰。蝮蝮之詩。謂之止奔。則國人有厭亂者矣。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敬教勸學。春秋

相息亮鼠有皮叶蒲人而無儀叶牛人而無儀不何反死何為叶吾何反

貴者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於惡。無禮之鼠象也。○張氏栻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恥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身惡於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蝮蝮。下所趨向。繫於一人如此。

集傳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

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鄭氏康成曰。儀。威儀也。○陸氏佃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氏祖謙曰。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人而無儀。則

此說不若松帶。以詩不言有足。不若松帶。皮齒。取叶。只以。以。以。

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

其不死亦何為哉。朱氏公遷曰。此甚言人不

如物。而以有無二字為興。鄭氏康成曰。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

始又音

集傳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無禮節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

集傳 興也。體。支體也。孔氏穎達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偏體也。故為

支。遄。速也。

集說 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方氏逢辰曰。禮本天道。故

先王制禮。還以承天之道。禮出人情。故先王制禮。還以順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

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此其所以為急歟。歐陽氏修曰。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

總論 容止以自飭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其嫉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

范氏處義曰。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

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疾惡之甚。以見清議之不可犯。遷善改過。不可不力也。○呂氏祖謙曰。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

次之詩經傳

卷四

鄭

三

如是則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嚴氏
粲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
人之無禮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篇羣臣
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
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輔氏廣曰。
蠃螽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
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故其辭
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

子子

居熱反

干旄在浚

蘇俊反

之郊

叶音高

素絲紕

符全反

之良馬四之。彼姝

赤朱反

者。子何以畀

必寐反

之。

集傳 此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

首而建之車後也。

孔氏穎達曰。干旄者。注旄於干首。李
巡曰。旄牛尾著于首。郭璞曰。載旄於

竿頭。如今之
幢亦有旒也。

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

絲織組而維之也。

孔氏穎達曰。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縫
紕。旒。謂繆末之垂者。紕。旌旗之旒繆也。繆。謂繫於旌旗之

體。須以縷縫之。使相連。

四之。兩服兩驂

董氏迪曰。馬在車
中為服。在車外為

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

○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

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此詩集傳去言何所
作

卷四 鄘

鄭氏康成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程子曰注旄千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旗云旌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黃氏佐曰大夫平日之行未嘗不建十旄乘車馬今則為見賢而建之乘之也則好善有誠矣。



程子曰素絲東帛也謂以東帛乘馬行禮於賢者。○蘇氏轍曰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

○子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彼姝者子何以予與之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



旒下屬

音燭 音衫

皆畫鳥隼也

○周禮司常鳥隼為旒考工記鳥旗七旒

以象鷩火。○孔氏穎達曰二章言千旗旗亦有旄互文也。言旒則有旄繆言旗則亦有旄矣。○朱氏善曰鳥隼於旗畫鳥隼為飾以其注旄於千首謂之千旄以下邑其析夏翟之羽以為綬謂之十旄其實皆旗也。○朱子曰都居民所聚也。○何氏楷曰以前曰都後章推之則都在郊之內在城之外也。五之五

馬言其盛也



許氏謙曰凡旗自王以下各有所建旗上所畫則各有其物旗畫鳥隼鳥與隼二物也繆及旒皆畫

之或者以為大司馬百官載旗乃卿大夫仲秋教治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旗亦大閱時也見賢載旗無明文以疑此詩然司常下文文明言賓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旗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旗者一時之事軍國之

容固不同耳。此詩干旄，乃是箋所謂州長之屬，疏所謂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鄮長里宰鄰長等同建者也。○黃氏一正曰：百官載旄，旄雖州里所建，而百官皆得建之也。四馬一車定制，上下相同者也。今日五之六之，蓋出郊遠行而外有所備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之。

姑沃反

集傳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

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蘇氏轍曰：注旌而不設旒，繆曰旌城。

韻 賦也。瓶屬也。王氏安石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六之六馬，極

其盛而言也。程子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徐氏光啓曰：駕車用四馬，因

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駟，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初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想

古有此制。

集說 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

善不能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下二句言賢樂告

以善道。○王氏安石曰：以素絲良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

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李氏樗曰。在郊在都在城。以言其賢者之所在。故以干旄旟旌而見之也。○王氏柏口。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猶為中興之本。○許氏謙曰。一章三章旄旌。皆因旟而言。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朱氏公遷曰。禮著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賢者之忠告當何如哉。詩人所以預為之謀也。○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為次序也。○郝氏敬曰。詩美好善。而但言車旗何也。衛自中衰。諸大夫艱難再造。改圖修省。以志於善。是以文物一新。夫浚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是此大夫始也。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史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

干旄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此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

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集說

范氏處義曰。樂取諸人。為善。虞之所以為盛。帝善人是富。周之所以為顯。王為人君而好善。固為可美。為臣下而好善。尤為可美也。故鄭武公善善之功。錄之於詩。一不臣之休休有容。載之

於書蓋為臣子而不好善則疾賢忌能俾之不達
久君雖有好善之心亦阻格而不行此干旄之樂
善所以美衛之臣而不及文公也○劉氏瑾曰衛
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
溺於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亡之餘懲往事
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蝮蝮之刺無禮者有相
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詩非文公之更化
何以臻此○朱氏善曰大夫之乘車馬建旌旄而
來者乃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聞浚之郊有賢
人焉駕言適野而往從之賢者以其所學而告之
大夫大夫以其所聞入而告之君君復以其所聞
而謀之卿大夫而施之政事則豈惟一人賴之將
舉國之人實賴之矣味其辭氣蓋與星言風駕之
意相類亦與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之意相表裏序
以為文公時詩亦豈無所本與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集傳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孔氏穎達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弔失國

曰唁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孔氏穎達

曰左傳云跋涉山川跋本行草之名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

女為許穆公夫人王氏應麟曰春秋譜曰許姜姓堯四嶽伯夷之後周封其苗裔文叔於許

今穎川許昌是也自文叔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

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蘇氏轍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今載

衛侯於漕邑馳之一章曰言至於漕戴公之詩也而列

於文公之下。蓋傳者失之矣。○朱子曰。此詩之作。在未

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為戴公時歟。文公時歟。

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

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

此詩以自言其意爾。嚴氏粲曰。首章

輔氏廣曰。據此詩所言。則是許穆夫人既已馳驅

而歸。欲唁衛侯於漕邑。而許之大夫乃追之於路。

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欲

行之時乎。想夫人傷宗國之亡。不能為懷。既請於穆公

故遂行焉。既而許之大夫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於穆

公。而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

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

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耳。

鄭氏泉曰。此章上四句。言為歸唁之行。下言切見阻

之憂也。至漕。是擬言之。猶未至漕也。曰至漕者。時衛侯

渡河而處漕也。○陳氏推曰。歸唁云者。一則

奔走赴亂。一則圖謀恢復。此惟歸始得盡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

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集傳 賦也。嘉。臧。皆善也。嚴氏粲曰。善猶是也。遠猶忘也。

鄧氏元錫曰。視爾則不我嘉。然 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

不遠猶忘也

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李氏樗曰：不能旋濟者，言歸衛必濟水也。不閔者，言我思常在目前也。○嚴氏粲曰：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已有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宗廟顛覆變之大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致其思大

夫致其義，非先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鄒氏泉曰：總是敘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上章追而未至，知有所制而憂。此章告而欲止，果有所制而思。

○陸彼阿丘，言采其蠹。女子善懷，亦各有

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集說

賦也。偏高曰阿丘。

孔氏穎達曰：偏高阿丘，釋邱文李巡曰：謂邱邊高。

蠹，貝

母，主療鬱結之疾。

孔氏穎達曰：陸璣疏云：蠹，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

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嚴氏粲曰：本草云：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

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

商顏下。岸善崩也。

行道

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

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蠹以療鬱結之疾。蓋女

說詩能得其志
而又其於理更
是亦未子其孰
然之子者所考
留言之也

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

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

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穉且狂哉嚴氏祭曰至是始慨然責之而

范氏處義曰諷可以療鬱結之疾夫人思歸中懷

鬱結故欲采蘋以療之既而自謂我女子所懷之

事亦欲各行其志耳許人何爲以我爲過豈皆幼稚狂

惑不能知我之志乎○呂氏補註曰言女子雖多懷思

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

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直指許人以爲穉狂

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

其幼稚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一至於此也

○我行其野芄芄蒲紅其麥叶訖控苦貢于大邦

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百爾所思叶

齊不如我所之反

賦也芄芄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

子之因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極至也大

夫卽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

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

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

固不夫其孰之因

愚謂此乃因循所

百兩疑即百兩君子
之百兩言凡年所
思也之疑即心之
兩之疑之志之也

兩之即指控于大
邦之說

控于大邦二句已明
言之之者世之所
夫人求援存衛之志
也

苦急之事既不
見于書而此詩
有控于大邦之文
于序有齊侯封
衛之事雖夫人
之義亦不歸而
夫人之見則不
得之也

至乎。黃氏一正曰。誰因。恐所因非其人。而無救衛之大
心也。誰極。恐所至非其國。而無救衛之力也。

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

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主氏安石曰。終欲歸唁之辭

情而憐我
之志耳。

蘇氏鞅曰。許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
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為我謀衛。不如使我

一往親見之也。○嚴氏粲曰。末章乃言其情。謂若我自
歸。則將不憚勞苦。以控告於大國。而求其能救衛者。諸

國之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也。赴
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諷許人當為告急於方伯。不當

坐視其亡。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
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為有理矣。

嚴氏粲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
救衛。而託歸唁為辭。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

朱氏善曰。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忍
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宜其思之至切
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集傳事見春秋傳。見閔公。此詩五章一章六
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孔氏穎達

章。左傳叔孫豹鄭子家駢。駢之四章。義取控引
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卒言賦四章者。杜預云

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蘇氏合二章三
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

蘇氏合二章三
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

父頑母嚚而有舜
可見性善即惡
亦是性善其惡
是習染惟習染不
善之中而能全其
本善之性斯所以
為大聖大賢
天之生人無性不善
者善教者必使人親
善而遠不善善學
者必自擇善而拒
不善庶幾能復其初
勉也中人以下皆自
勉

章以為一章

蘇氏轍曰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

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案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

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

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

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孔氏穎達曰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

集說

朱子曰載馳詩然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至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天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

是者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宣姜生

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

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許氏謙曰案閔公二

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漚

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然則戴

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耳周十二月今十月也

是采蠹與麥之芄芄皆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

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為實然也蓋夫人欲歸

衛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許意賦此詩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集說

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塗

武公字同只切
二句

所徑也。土畧界也。自武父衛北界以南及圃田鄭
數名之北竟封於殷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
君角凡四十世。地理志。成公徙於帝邱。今濮陽
是也。秦并天下。猶獨置衛君。凡九百年。最後絕。

瞻彼淇奧於六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有匪君子如

切如磋七何反如琢如磨瑟今儻反今况赫今况咍晚

反况今况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况遠反今况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爾雅。生內為奧。外為隈。○劉氏彝曰。奧謂水涯彎曲之地。

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劉氏

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猗猗。為楫。音健。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

始生柔弱而美盛也。程子曰。猗猗。匪斐。通文章著見之

貌也。王氏安石曰。考工記曰。且其君子指武公也。孔氏

曰。武公和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鑄錫。治玉

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有進

而無已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磨皆治

有敘而益致其精也。○陳氏淳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

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

如切而又如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瑟矜

莊貌。儻威嚴貌。曹氏粹中曰。瑟。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

猛為儻蓋懦則無立。猛則能立事。○衛人美武公之

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輔

廣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武公學問自修之進益。遂

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

終而言之矣。○方氏應龍曰。本章以竹起興。甚有意。大

蓋竹內虛外剛。清勁不染。有似心體。故取以為興。

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問道

修。此詩人美武公之本旨耶。朱子曰。武公大段是有學

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

問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修釋之。與論語子貢所

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

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同也。瑟兮儻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有道德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

也。

也。

集說

毛氏萇曰。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治骨口

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

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孔氏穎達曰。此四者

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是外貌莊

嚴。儻。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

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

朱子不答美武公
之事。曰。此言武公
之德。是言其問及
其學。之志。可見

就錯礪而成其器。喻武公以禮自防而成其德也。武公能資諸人盡諸己者如此。所以內而能恂慄。知其志氣之有立也。外而有威儀。知其聲聞之不息也。自非盛德至善。何以有此文。章宜民之愛之。終不能忘也。○黃氏標曰。言其德愈足。而武公之心愈不自足。又從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切磋琢磨之不能自己也。惟其不能自己。故盛德發見於容貌。而有寬厚溫粹之美。斯民見之。自有不能忘者。○饒氏魯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嚴氏粲曰。骨象玉石雖美材。非磨礪不成器。亦猶人有美質。必問學以成德。問學之功。必積漸致之。故取治骨象玉石用功之深者喻之。○朱氏公遷曰。恂慄者。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敬之見於外也。皆以成德氣象言。而進德工夫。亦可見矣。大學於止至善之傳。引此詩。止善乃大學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以淺近窺矣。○黃氏佐曰。此與大學稍

不同。彼言交致其功。此言有進無已。蓋彼重精密而不至粗疎。此重道益而不至退損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音營

會

古外反

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

集傳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

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

毛氏萇曰。皮弁。所以會髮。

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鄭氏康成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樂。樂而

處。狀似星也。○孔氏穎達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

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侯伯基飾七子男基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基飾七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劉氏瑾曰此而見

其德之稱也。劉氏瑾曰此釋下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程子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磋琢磨也。○薛氏應旂曰充耳以石會弁以玉諸侯之服飾皆然惟武公以德稱乃見尊嚴耳。○姚氏舜牧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專美其服飾然非服飾不足以見其容止之尊嚴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

不動論語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必相合言之正是此意。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責叶有匪君子如金如

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禮

興也。簣棧也。禮記檀弓注。簣謂牀第。即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

盛之至也。程子曰如簣言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

言其生質之溫潤。鄭氏康成曰金錫鍊寬宏裕也。綽開

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轎上出軾者。謂

此章總是以德之密為主五金之細密去過全錫之理之細密去過玉者其辭則器尤重矣寬綽四句言其不為密似疏而實不疏乃為密之至也

平常恐較寬得
有裕則表而不勝矣

車兩旁也

呂氏大鈞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

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范氏處義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善戲謔不為

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

陳氏傅良曰謔而善已是中節特言不為虐以足之耳

○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

劉氏瑾曰此釋上五句

而又言其

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

劉氏瑾曰此釋下四句

蓋寬綽無斂

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

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

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

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鄭氏康成

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陳氏傳良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運肅肅不廢雖雖僮僮不廢和神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劉氏瑾曰前章瑟備赫喧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孔氏穎達曰言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而情綽緩既外修節

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又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程子曰

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劉氏瑾曰絲竹自

戲謔必須如割雞
馬用牛刀乃為
不虐

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簣。則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修。如金錫之出於鍛鍊。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為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張氏彩曰。詩故云。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其能圓能方也。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謔。易至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者

總論

朱子、語類問淇奧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以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僂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

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苦。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朱氏善曰。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故讀詩者。又當合二章而竝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竝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見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果能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勲。王室又國語稱其耄而咨儆於朝。受戒不怠。然未詳其立德制行之本也。讀淇奧之詩。而見其省察克治之勤。學問進修之密。極鍛鍊之精純。底粹質於溫潤。以致動皆中禮。民不能忘。幾於至善。可謂盛矣。夫康叔紹聞衣德。作則於前。武公敬慎恪恭。繼業於後。從來開國承家。保

此詩首章以竹之
如也與起道德之
由內則切砥礪磨
外則堅固赫喧是
就其成德近溯
之二章以竹之有
筠與德之著見
者稱其那三章
以竹之密與其德
之純密而以其似
疏而不去為密者
全見其德之切
要只如切之句

邦圖治無
二道也。

淇奥二章章九句

集傳案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曰白
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讀戒之詩
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
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
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

也。

集說王氏柏曰淇奥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
縝密而典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
以取之以為至善之本○鄧氏元錫曰康叔宅心
知訓至武公而睿聖故衛風首淇奥明國有與立
焉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

諼沉元反

集傳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黃氏

一正曰槃者架木為屋盤結之義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

考者因常有考
樂之意但須知
其樂乃為己

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

黃氏樵曰詩言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則所謂考樂者猶考

擊其樂以自樂也

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

矢誓謖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

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集說

毛氏萇曰樂樂也○孔氏穎達曰王肅注云窮處

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忘也美君

子執德弘信道篤也○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

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陳氏傅良曰

碩人在澗者樂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

寤寐永矢不忘此樂○嚴氏粲曰窮處山澗之中而成

其樂樂者乃是碩大之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

○

考樂在阿碩人以過

苦禾反

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

古禾反

賦也曲陵曰阿過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

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輔氏廣曰退而

窮處信以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集說

嚴氏粲曰賢者之窮處其能寐而寤既寤而歌無往非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復他往居之而安也

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姑沃反

集傳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

蘇氏轍曰。盤桓

之謂也。○范氏處義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張氏彩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猶所謂游於環中者也。亦有任其旋轉。不出乎此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

告人也。

集說

嚴氏粲曰。賢者成樂於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告於人。惟恐人之知也。然弗諼弗過。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逝。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總論

李氏樛曰。考槃在澗。在阿。在陸者。皆是賢者退處之地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同好也。在澗在阿在陸。皆非人之所樂。而賢者獨成樂於此。故處之甚安。綽綽然有餘裕。曾無狹隘褊淺之意。故云碩人之寬也。○許氏謙曰。考槃在澗。可謂幽僻。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寬廣。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於是獨寐於此。寤而自言。誓永弗忘此樂矣。二章同意。歌則長其言也。至曰宿。則惟於此留止。且不以語人。是避世無悶。自樂於心。并其言忘之矣。○朱氏善曰。賢者隱處於澗谷。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不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歟。○朱氏道行曰。澗。阿。陸。總是一處。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其傍有阿。中有流

卷四 衛 七

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通三章總形容一箇寬字之樂。惟大斯寬。

考槃三章章四句

集說

嚴氏祭曰。舊說以弗過弗告。皆為賢者欲歆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寬大之意不類。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為。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也。

附錄

程子曰。賢者退處淵谷。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其頎

其機反

衣

於既反

錦聚

苦迴反

衣齊侯之子衛

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息夷反

集傳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

孔氏穎達曰。猗嗟云。頎而長兮。

錦文

衣也。褰禪也。

音丹

錦衣而加褰焉。為其文之太著也。

鄭氏康成

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朱子曰。褰儀禮作景。禮記作綱。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褰與縗同。是用縗麻織布為之。不知是否。○嚴氏祭曰。褰以縗為之。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

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

私。孫氏炎曰。私。無正親之言。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

杜氏預曰。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孔氏穎達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魯。○蘇氏轍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

欽定詩經傳義

呂氏祖謙曰。白虎通曰。伯子男。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

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尊同。故歷言之。劉氏瑾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莊

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

為之賦頌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

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也。○范氏處義曰。碩

人。蓋男子婦人有德者之通稱也。錦衣而加聚言莊姜德稱其服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言莊姜宜為配也。邢

侯譚公言莊姜之親戚皆貴也。○嚴氏粲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

其為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反。齒

如瓠犀。戶故反。犀豸。音秦反。首蛾眉。我波反。巧笑倩兮。七薦反。美

目盼兮。匹覓反。叶兮。匹見反。

集傳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

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毛氏萇曰。蝤蛴。蜚蠊也。

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關東謂之蝤蛴。梁益之閒謂之蝤蛴。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此頸也。○蔡氏士曰。蝤蛴

桑蟲也。蝤蛴食桑之。故色白而體柔。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

整齊也。毛氏萇曰。瓠犀。瓠瓣。○孔氏穎達曰。釋草云。瓠

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鄭氏康成曰。螭謂蜻蜻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螭

蜻蜻。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螭。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螭蠶蛾也。其眉細而

長曲。爾雅。蛾羅。邢昺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孔氏穎

則指其體之所。倩。口輔之美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輔

似。故不言如也。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

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

口輔。故連言之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

章之意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五刃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

起橋反。叶音高。朱幘。符六反。鑣鑣。表驕反。叶音衰。翟茀以朝。直遙反。叶音高。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集傳 賦也。敖敖。長貌。鄭氏康成曰。敖。教。猶頎頎也。說舍也。李氏樗曰。當作遜。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農郊。近郊也。四郊。非也。王氏謂說當作駕。說之說。是也。

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

朱纒之也。陸氏德明曰。說文云。馬纒鑣。扇汗也。鑣。一名

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鑣。魚列反。○

孔氏穎達曰。此鑣鑣之鑣。自鑣鑣盛也。既以朱飾其鑣

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而四牡之馬。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

鑣鑣而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

之車。前後設蔽。孔氏穎達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

後設幃。以自隱蔽。謂之蕘。因以翟羽為

之飾。蓋厭音業翟也。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鄭

次其羽使相迫也。康成曰。朝內朝路。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寢門外之正朝也。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氏康成曰。小寢。燕寢也。○孔氏穎

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此言莊姜自齊來

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

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

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其初來嫁。則說舍于衛之近郊。而

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

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

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

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

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

荅之乎。○程子曰。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

整車服。而後入於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

之之重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古闕反。叶戶劣反。

施眾

音孤。歲歲

呼活。

次三詩經卷四 衛

反叶許 鱣陟連 鮪于軌 發發補未反叶 葭音加 茨他覽反

月反 揭揭居謁反 庶姜魚竭反 庶士有竭反 揭揭欺列反

集傳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

流貌。孔氏穎達曰：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

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施設也。眾魚罟也。孔氏穎達

曰：魚罟謂之眾。李巡：歲歲罟入水聲也。許氏慎曰：鱣魚似

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

孔氏穎達曰：鱣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鮪似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是也。鮪似

鱣而小，色青黑。孔氏穎達曰：陸璣云：鮪形似鱣頭小而

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小者為鮪。鮪，陸氏德明

曰：發，魚著網，尾發發然。茨，亂也。亦謂之茨。孔氏穎達曰：葭，蘆

韓詩作發。葭，亂也。亦謂之茨。孔氏穎達曰：葭，蘆

曰：分別葭類之異名。郭璞曰：葭，葦也。亂，以葦而揭揭長

也。庶姜謂姪婦，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竭武貌。毛氏

庶士齊大夫送女者。○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

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黃氏佐曰：此章說宗國之地美而歸國之儀盛。○徐氏光啓曰：春秋時嫁娶，大都倚大國為重，故言

發似有撥意，撥刺也。

此詩起二句是德
冒。是並德行文章
意在內。若章梅族
類。二章。二章。梅宏
貌。二章。而。未。二句。信
其。并。五。章。言。至。時
身。易。一。感。恩。君。政。不
云。勞。以。成。禮。四。章。言
自。齊。未。勝。往。日。士。女
之。盛。而。其。地。之。富。饒
美。之。與。二。章。二。章
皆。以。美。而。為。志。不。別
於。若。章。亦。之。也。

愚謂此詩只言莊
姜始也。國人愛美
之事。不必沾。莊公
之不答。轉使委曲。只
將莊姜一面寫足。豈
後未莊公不答。以此不
疑言和明矣。
今多言以為何句
不必拘定是此詩

齊國之大。○方氏應龍曰。齊國富饒。不特夫人之鍾靈
毓秀於海邦者。淑姿美質。迥出一時。即士女之追隨者
亦足以爛盈門之顧。故末二句以庶
姜庶士承之。不見親厚。則昏惑甚矣。

總論

嚴氏祭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
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
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
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
○朱氏善曰。夫貴族人之所願。娶今有是容貌之美。而不
不見答。何也。美色人之所願。得今有是容貌之美。而不
見親。何也。大國人之所願。交今有是賸送之盛。而不見
禮。何也。蓋莊公狂惑之人也。嬖倖之是。昵而貞信之是
棄。今莊姜端莊靜一。以自守。則固不能如嬖
妾之左右逢迎。以求媚說也。其不合也宜哉。

碩人四章章七句

集說

黃氏樞曰。綠衣言嬖妾之不當。潛而僭。碩人
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此國人所以傷
之也。雖然。古人之觀詩。以意逆志。而不泥於章句
之末。則此詩雖為美莊姜而作。未始不為學者之
戒也。如衣錦裝衣。皆言莊姜衣服之盛。而中庸則
曰。惡其文之著也。推此以為謹獨之學。如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約。今特言莊姜容貌之美。而
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之。以為禮之後。詩豈
可於言語文字間。而有得哉。學者當以意悟之。○
輔氏廣曰。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
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
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
美。則固不
止此也。

氓之蚩蚩

尺之

抱布貿

反

莫豆

絲

叶新

匪來貿絲來

齊反

古幣有大小小者如銅片大者首方

男女不以正而見棄

妻道臣道本有
所同二夫之妻二
君之臣讀此能去
愧恨不瞑即成
仁取義正所完
此身耳
勝國降臣為興朝
之功臣第一人居
二臣之首此便是天
理即此便是忠恕

即我謀叶謨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匪我愆期

子無良媒叶謨將七羊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朱子曰始

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

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禮弓注云古者謂錢為泉布

鄙之也布幣孔氏穎達曰禮弓注云古者謂錢為泉布

幣鄭氏康成曰幣者所以買買也買絲蓋初夏之時也買買物也李春始蠶孟

夏賣頓丘地名孔氏穎達曰釋邱云邱一成為敦音頓

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

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

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

亦狡矣徐氏光啓曰曲禮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既曰私

見其肺奔矣又焉用媒朱子謂責所無以難其事可謂

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

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

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

異此可不戒哉朱氏公遷曰朱子又推之以

集說

范氏處義曰是時必有謀昏之言詩之所不及不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四 衛

有迫促之言。亦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遠有無良媒。無我怒。秋以為期之約。然此亦悔悟之後。追悼前日之事。故有是語耳。使其初能覺其非為絲而為我謀。又能知無良媒為非禮。安肯輕從其約也。○呂氏祖謙曰。氓假買絲而來。即我謀。本謀。寧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未成耳。

○乘彼坵

俱毀

垣

音以望復關

四

不見復關泣

涕漣漣

音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

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呼罪

遷

乘坵垣以企望則賤可知

賤

賦也。坵。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

李氏栲曰復關關名

不以正故不敢顯言

○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

不敢顯言其

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班氏固曰著龜

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龜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者也。久長意也。卜。赴也。爆見兆。筮。信也。見其卦也。○孔氏穎達曰。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曰。其繇音由。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一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坵者。皆有繇辭。

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

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歐氏修曰。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

融去咎言若曰爾

卜爾筮豈不也

其若言乎猶誘云

汝其得卦不先始好

乎

以賄遷則要之者更

至矣

往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質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也。○劉氏瑾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言凶成天下之豐豐者曾謂有淫人之瀆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復至於相棄也哉。○何氏楷曰卜筮無咎矣。而厥後色衰被棄似卜筮不靈然者。先儒所謂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叶嗟鳩兮無食桑

甚音甚叶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士之耽兮猶林反

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集釋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音骨鳩也似山雀而小

短尾青黑色多聲孔氏穎達曰釋鳥云鷓鴣音朝某氏曰春秋云鷓鴣氏司事春來冬

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鷓鴣者以鷓鴣冬始去今秋

之之以為喻故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非餘鳩也

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

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興下句

戒女無與士耽也劉氏瑾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

桑之未落四句是比而興
二句與三句多女之耽兮二句
則怪之而求心之良不昧矣

主言猶專言未
子必有兩本

朱子之言是開道
劉氏之言是解詩
然猶字法看輕是
借未作椒茅亦有
男子可有妾勝意
朱子恐士君子誤
自怨故嚴坊之

桑之落矣二句是以下四
句是述其事未四句是
然其夫身不正士雖不
為其過者甚女之不
必於始其過又深其
哉

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朱氏道
行曰。桑未落二句是比。于嗟鳩二句是興。士猶可說而

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

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

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劉氏瑾曰。集傳所謂主言

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
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重於女而
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一

字。意亦
可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
惟以貞信為節。○孔氏穎達曰。鳩食桑葚。過時則

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
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尚。可解說。女之耽則

不可解說。已時為夫所棄。乃思而自悔。○歐陽氏修曰。
鄭以為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
上文。以我前遷。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
間。獨此數句為國之賢者之言。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
則是詩人序
述女語爾。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傷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

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集傳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

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穎達曰。丈夫之車。止
乘。有蓋。無帷裳。此言帷裳

者婦人之車故也。以幃障車之傍，如裳。爽，差極至也。嚴氏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采曰：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蓼莪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婦人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乃見棄，所以自悔也。又言我心於汝不為差貳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蘇氏轍曰：桑之未落也，其葉沃然，為若可依者也。鳩食其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得而財豐，一若可依者，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棄也。○輔氏廣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然終不說破，是亦狡者之所為也。雖云曲不在己，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叶意其笑矣。叶音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集傳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

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

靜言思之，不是天理，既他為之，故所累亦以此。非無知識之心也。奈何夫身打之，知此報我，目下即知過之正己。

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鄒氏泉曰言既遂矣即而

爾遠以暴戾加我蘇氏轍曰言婚姻既成而至于暴也兄弟見我之歸不

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

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

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集說

嚴氏家曰言我二歲為室之勞無有一朝不然者初與爾謀為室家惟恐不諧其言既遂爾乃以暴虐加我我兄弟不知之耳若知我見暴如此必啞然笑我也始為所誘今為所暴故恐兄弟笑之此承上文漸車帷裳見棄而歸在途自念之辭羞見兄弟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隰則有

泮音畔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信誓旦旦叶

不思其反叶孚反是不思叶新亦已焉哉叶將

集傳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

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穎達曰甫田云總

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以無角卅分是男子總角未

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鄭

康成曰以信相誓且氏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

洪別右岸之句是與此是賦中之興。蓋言二句是之其不終。因到洪限步有岸。洋突竟。何苦我之雨之言。吳代。乃竟至於反復不終也。反復既不止。必為何。遂成。

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

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劉氏瑾曰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

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文意求之

○鄒氏泉曰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

其意以爲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

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輔氏廣曰

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之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

傳說嚴氏案曰述其怨而自解之辭洪則有岸隰則有

也我自總角之初與爾言笑信誓曾不思其反覆一至於此是始焉不思之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

哉○劉氏瑾曰詩言總角之此女未笄而奔矣又

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目七故前章以桑之黃落

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

夫家貧勞之歲月耳○黃氏佐曰此章思其始奔而悔

無及也縱欲敗度失身從人此豈永終

知敝之謂哉人窮及本於此見之矣

總論劉氏彝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醜雖自於人謀義

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義終

其身而弗悔者也○陳氏鵬飛曰詩人蓋有所指而備

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朱氏善曰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詢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其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吾行而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衰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以苟也如此○沈氏守正曰詩雖作於悔恨然悔所託

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之謂淫人之悔也

氓六章章十句

此詩文法以桑之未
茂中二章為樞紐
前二章是追敘前事
後二章是說見桑後
之事以反是不思二句作
結中二章又自為開合

輔氏廣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嚴氏案曰。刺時則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可以久。雖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籊籊籊

他歷反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集傳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

許氏謙曰。殺。衰小之也。長而殺。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

漸衰

竹。衛物。淇。衛地也。

杜氏佑曰。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

居河淇之閒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傳

歐陽氏修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

今我豈不思復見之子。而遠適異國不得見耳。○李氏博曰。毛氏謂釣以得魚。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王氏亦以謂釣有男下女之道。詩人每以釣喻夫婦之相求。淇水者言衛女嫁於異國。故思淇水。若泉水所謂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載馳所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之類是也。若謂以釣于淇而取警夫婦。何必獨言淇水乎。○輔氏廣曰。豈不爾思者。謂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魏氏浣初曰。須知詩

豈不爾思。若乎情也。遠莫致之。上平。此言思其地未明也。

意非但竹竿釣淇是託言。即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託之於遠。此風人之微詞。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女子有行。遠于萬兄

弟父母。叶滿 彼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

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毛氏萇曰。泉源。小水之源。○呂氏大臨曰。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王氏應

麟曰。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

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思徐氏光啓曰。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原。在右。

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集說 李氏樛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則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嚴氏粲曰。幼時出游泉源。淇水之間。甚可樂也。自歎女子出適於人。則雖父母兄弟之至親。且疏遠矣。安

得復至少時遊戲之所乎。○吳氏瑞登曰。二水在左者。常在左。在右者。常在右。而女子乃不得周旋於左右。故

曰不知。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佩玉之

儼。乃可 反

集說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

此言父母兄弟其思傷之故也。

其地別賦矣。

前二章已明言。此詩放輕放活。說處行文之妙。請人之妙。至多以此。

皆笑也。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注粲然盛笑貌。儼行有度也。嚴氏粲曰儼柔緩也腰身

裏儼也。○何氏楷曰巧工也猶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儼說文云行有節也徐鍇云

佩玉所以節步。○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

戲於其間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

閒暇樂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嚴氏粲曰我思遊二水之間與其女伴巧笑露齒瑳然鮮白佩玉而身裏儼是可樂也。

○淇水悠悠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集說 賦也悠悠流貌。陸氏德明曰檜木名似柏。毛氏萇曰檜柏

葉松身。○孔氏穎達曰檜書作栝字禹貢云栝榦栝柏注云栝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棋所以行

舟也。呂氏祖謙曰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音鏡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與

泉水之卒章同意。

集說 歐陽氏修曰淇水悠悠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鄒氏泉曰切宗國之情而歎不得以紓其情

也言淇水之悠悠而有檜楫松舟固可假之以寫我憂矣奈之何行不能以徑遂安得駕舟濟水出遊於彼以

寫憂也哉。

集說 歐陽氏修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此興之

言其言多述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已志思歸而不得爾。○范氏處義曰衛女思歸而不得故謂我豈不思淇水遊釣之樂以道遠莫能致耳不言違禮而言

大司穆穆松舟則互

三章想其游之人未章直說其游之樂而思

道遠。尚其私情未克也。既而思泉源淇水。亦舊時游觀之可樂者。今我為女子。既有行而適異國。雖欲復往。有不可者。此乃以禮自克之言也。於是申言幼時在父母家。游觀於淇水泉源之間。其樂可想。而不可復往矣。卒章言淇水悠悠。而可樂。今既不可復往。第當命駕出游。以輸寫心之樂耳。此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楊氏延麟曰。通詩不說出義字。而隱隱就思字上描寫為義。所制之意。蓋思之不得直遂。即是義之不得踰越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集傳

李氏博曰。泉水載馳。竹竿三詩。皆是思歸衛國之詩。泉水以常時思歸。非有故也。載馳以寄國之滅。而思歸。竹竿以不見答。而思歸。是自閔而思歸也。然載馳之詩。猶言其力不能救之事。竹竿則不見其不見答之事。則知竹竿之女子。其忠厚可見矣。○黃氏樞曰。谷風之婦。有怨辭。載馳之

知容兮遂兮垂帶悸

其季兮

反

芄

音丸 蘭之支童子佩觿

許規

雖則佩觿能不我

集傳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

枝同

爾雅。蕷。音貫。芄蘭。○鄭氏康成曰。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陸氏璣曰。芄蘭。幽州人

謂之雀瓢。○沈氏括曰。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呂氏祖謙曰。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

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

飾也

劉氏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孔氏穎達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成人之佩也。

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

之貌。悸帶下垂之貌。毛氏萇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嚴氏

祭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蓋舒緩之狀。

集傳 蘇氏轍曰。芄蘭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

朱氏公遷曰。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與童子。穉無能而不能稱其服。○黃氏佐曰。首一句與童子

不當有其服。下譏童子不能稱其服。芄蘭本是蔓生。今則有枝矣。以與童子。本未成人。今則佩觿矣。夫童子既

不當佩成人之服。然使備人之能。猶可諉也。今雖佩觿。而其舒放之甚如此。何足以稱是服哉。○沈氏守正曰。

本不勝枝。服不旗。衷此與意也。至二句止。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觿。失涉 雖則佩觿能不我

甲 叶古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集傳 興也。鞞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

音開與 體 毛氏萇曰。鞞。玦也。能射御。則帶鞞。○嚴氏

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

以彊 音 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 儀禮。大射。小射。正

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

無名指。○孔氏穎達曰。鄭以禮無以鞞為玦者。故易之

為沓。車攻云。決拾既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

強說之。子好。而強所居也。周禮。結之法。指注。云詩家說。或謂。強。引。強。也。

京曰。皆極。二名一物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毛氏

甲。狎也。○李氏樗曰。甲字訓狎。未若程氏曰。雖佩鞶。其才能實不能君我。長我以甲字為長。故可從。○何氏楷曰。甲者。十干之首。猶言

長也。即甲於天下之甲。

張氏栻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黃氏佐曰。射者。男子

之事。尤非童孺所能者。才能甚不稱其服飾也。

許氏謙曰。芄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以取。以興童子無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尚。故雖服成人

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以自得。蓋惟知處尊高之位。侈

然以自樂其身。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故為人指議如此。○季氏本曰。言童子孱弱如芄蘭。然於禮。但當佩容

臭耳。而使之佩。鞶鞶則為躡等。欲遠之事。○方氏應龍曰。鞶以解結。理煩治劇者。可佩鞶。以開弦射。疏命者

可佩。而童子躡等至此。此詩所由作也。容遂二句。自足自滿氣象。與甫田之刺相似。

芄蘭二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輔氏廣曰。牆有茨

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

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為。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此闕疑之意。若必為刺衛惠公。則便至有依託鑿

空之失矣。

集說 黃氏佐曰。小序以為刺惠公。意謂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故刺之耳。然無明文。故朱子

不從

誰謂河廣一葦

葦鬼反

杭

戶郎反

之誰謂宋遠跂

邱跂反

予望之

武之方反

傳

賦也葦葦葭之屬

孔氏穎達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棧

然非一根葦也

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嚴氏粲曰衛都朝歌宋都睢陽自衛

適宋必涉河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

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

與祖為體

朱氏公遷曰祖孫昭穆同故與祖為體。○孔疏體上有一字。

母出與廟絕

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

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

矣

孔氏穎達曰宋去衛甚遠跂足可見言宋近猶

明非

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傳

鄭氏康成曰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可渡喻狹也今

我跂足可望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

謂其遠○孔氏穎達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

謂宋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

河○蘇氏轍曰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

如必黏滯一葦之非一葦則不容刀又將何說不必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

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李氏樗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此宋襄公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也。

附錄

嚴氏粲曰：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自魯閔二年秋入

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朱氏公遷曰：襄公即位，則衛國在河南矣。此恐當作興體，不必以渡河為說也。○鄭箋以為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是詩。孔疏以為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朱子集傳從

之，定為襄公時詩。嚴粲謂詩言河廣可杭，則為宋桓公時詩。以襄公時，衛已遷於河南，不須渡河也。然此詩以為母思其子，則本於慈廟絕而不往，則止乎禮於義為正。若以為桓公時詩，則夫人於已出之後，而為復往之思，不足為賢矣。當從箋疏及未傳為是。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集傳

賦也。小船曰刀。

孔氏穎達曰：上言一葦，桴楫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及說文作舠。

舠，小船也。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舠。三百斛曰刀。○嚴氏粲曰：刀，舠古字通用。不容刀，言小也。

鄭氏康成曰：不容刀，亦喻狹。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集傳

黃氏一正曰：不容刀，則又小矣。不崇朝，則又易至矣。○朱氏道行曰：廣，不容刀，遠不崇朝，極言狹近。

破上文廣遠以答誰謂二字如此則往易矣而卒不往所謂制乎義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嚴氏粲曰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已已為辭以解之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直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於言外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傳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

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

羅氏中行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又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皆止

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

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

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輔氏廣曰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

有存焉即人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

集論

呂氏祖謙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日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

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臣氏說近理况苑不足做故老手不取也

先王之化於女子止禮度叔之澤也義似是先王之政文王之政也

○嚴氏粲曰。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朱氏善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首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伯兮

邱列反

今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市朱反

為

王前驅

集傳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搢武貌。桀才過人也。

鄭氏康成曰。桀。英桀。言賢也。○黃氏佐曰。邦之桀。本搢字來。蓋果敢剛毅。一國未能或之先也。殳。長丈

二而無刃。

范氏處義曰。殳長尋有四尺。在車之左。故曰前驅。

○婦人以夫久從。

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

為王前驅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叔兮伯兮。倡子和汝是也。此詩婦人之尊其夫。故以伯兮呼

之。閔其勞久而不歸也。○輔氏廣曰。先言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言方執殳而為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黃氏佐曰。今方執殳。前驅還歸。正未有日以起思念之端。○朱氏道行曰。案周禮。選國之能用五

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則執及前驅者。亦與推擇之選。故稱邦桀為王。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役。即為王也。執及前驅。亦只婦人想見其夫如此。

附錄 鄭氏康成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孔氏穎達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今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為容。

集傳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呂氏祖謙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

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胡氏一桂曰。內則女事父母舅姑。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潘。泔米汁。澣洗面。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輔氏廣曰。此其真情也。

集說 容飾也。如采絲之詩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言膏沐必俟夫之歸也。○朱氏道行曰。婦髮惟膏濡。沐潤斯斂。緝而首容光美。今有此不用。何哉。為伯之東。賢勞王事。誰適為主。尚事容飾。所謂夫忠婦義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衛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

為容。正容。則為容。非為夫而容。則不可。

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鄭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胡氏紹曾曰。案衛人從王至京師。屬右軍。虢公林父正東行矣。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

疾。

集傳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

出。嚴氏粲曰。錢氏曰。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

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嚴氏粲曰。頭痛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孔氏穎達曰。願

每也。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甘與子同。夢義亦然。○輔氏廣曰。冀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為尤甚。○朱氏公遷曰。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令人首疾也。但我則思而又思。寧甘心首疾而不辭耳。此章辭意當與下章例之。

○焉於得反諼况草言樹之背音願言思伯使

我心疴呼內

集傳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嚴氏粲曰。孔氏

以諼訓為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諼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蕙。或作護。皆從草。則為草名無疑矣。○陳氏子龍曰。本草云。萱草一名鹿蔥。花名宜男。背北堂也。孔氏穎達曰。背者嚮北之義。故

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痲病也。○言焉得

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

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爾。心

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子過時不及，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樹

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也。○嚴氏粲曰：人謂諛草忘憂，何處可得之？我欲植之以銷憂，今我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諛草所能療也。○黃氏佐曰：憂思非人之欲也，而欲之可以觀情矣。懷憂者亦恒欲排遣之，至於願

言心痲，乃若不欲解者，思至於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解之。

總論

朱氏公遷曰：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已之志，三章

飛蓬則髮已亂矣，而未至於病也。甘心首疾，則頭已痛矣，而心則無恙也。至於使我心痲，則心又病矣。其憂思之苦亦已甚矣。所以然者，以其君子之未歸也。然思之難切，而無雄雉卒章之勉以正，何也？觀首章言邦之桀，今則其夫之才必有大過人者，豈其於事上保身之道，有不待勉而後能，故不及言歟。○徐氏常吉曰：有膏沐而無意於首之容，願思伯而甘心於首之疾，思諛草而卒安於心之痲，此可以見婦人性情之正。

伯兮四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思而不至則憂。此人

此詩若章述其事
二章述己三年不
四章歸而憂四章
不歸而憂不歸

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輔氏廣曰：范氏之說，深得聖人錄詩之意。

集說

黃氏樵曰：汝墳之婦女能閔其君子而猶勉以正，殷雷之大夫妻能閔其勤勞而勸之以義，夫以婦人而思其君子者，情之常也。而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為難。然則伯兮之詩，其不足以知此乎？曰：衛國之風固不足以比二南之化，而過時不反，亦非王者使民之道也。○徐氏光啓曰：伯兮猶知有王，周德未衰也。北風鴟羽亦然。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集說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嚴氏聚曰：綏本

訓安則綏綏，安綏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獨行而遲疑也。石絕水曰梁，郭氏璞曰：梁即橋也。

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餓

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范氏祖禹曰。狐獨行。

於水之梁。失其所也。○嚴氏粲曰。狐性淫。又多疑。今在淇水之梁。綏綏然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謝氏

枋得曰。見鯀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沈氏守正曰。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丁叶

及計

集傳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主氏安石曰。岸近危口。厲石也。累岸石於水中。踐之以渡。帶所以申束衣也。朱氏公遷曰。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

束之。在厲則可以帶矣。○何氏楷曰。厲說文云。旱衣也。申束矣。又用帶以

束之。在厲則可以帶矣。

集說 鄭氏起元曰。水自帶以上曰厲。必脫其帶而渡之。既厲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

反此

集傳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集說 李氏樗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詩又刺男女之無夫家。故取獨行性。孤之物以為喻。且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淇水之側。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於彼。縱使欲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

及淇水之側。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於彼。縱使欲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

大序詩經卷之四 卷四 肅

中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窶至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
以得妃耦也。○朱氏公遷曰。著裳然後加帶。故用裳與
帶為先後。而又言服以兼之。○鄭氏泉曰。此詩見寡婦
不得已之情。而時事亦可知矣。○姚氏舜牧曰。之子自
無裳無帶無服。何預伊事。而彼為之憂。因
其言以探其所不言。而風又之情得矣。

有狐二章章四句

傳

李氏樛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而多
昏。觀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十曰多昏。

言不備禮而娶者多也。言多昏。可以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而蕃育人民。今則不然。故詩人刺之。○黃
氏樛曰。觀此之詩。則知衛之男女不正。觀有狐之
詩。則知衛之男女失時。男女之不以正者。淫奔之
風也。昏姻之不以時者。凶荒之災也。嗟凶荒豈
之罪哉。民之失其本業也久矣。采薪之風。小

復見。而抱布買絲之俗。不可革。此之子無裳無帶
無服。所以為衛之憂也。雖欲殺禮而多昏。其可得
乎。○嚴氏粲曰。有狐之
詩。桃夭標有梅之變也。

投我以木瓜

叶攻

乎反

報之以瓊琚

居音

匪報也。永以為

好報也。

傳

比也。

木瓜

音

木也。

實如小瓜。

酢可食。

爾雅

蘇氏

木瓜

頌曰。木瓜狀如柰。春末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
者如拳。○呂氏祖謙曰。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
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
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嚴氏
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
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羅氏中行曰。琚處佩之中。所

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

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

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毛氏萇曰。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康成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

橘柚。○朱子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瑤。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始欲長以為好。而不忘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方氏應龍曰。首二句。只形容忠厚之情。下二句。欲以堅相好之誼。此詩亦以風世之薄道。往來而較量於錙銖者。



孔氏穎達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假以。

瓊瑤。猶非敢以此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蘇氏轍曰。桓公城楚邱。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瑤。瓊瑤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以與之。為懽好而已。

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璿美玉也。陸氏德明曰。璿。說文云。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

為好也

集傳 比也。玖亦玉名也。

陸氏德明曰：玖，玉黑色。

集說

孔氏穎達曰：傳言琚、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

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顧氏夢麟曰：玉重石輕，惟最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全玉之說。

總論

黃氏樞曰：木瓜、木桃、木李皆微物也。而詩人欲以瓊瑤瓊瑤玖報之，且猶以為未足，非物之不足而心之不足也。○許氏天贈曰：此詩似賦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瓜等比微物，以瓊瑤等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等

相施報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集說

輔氏廣曰：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覆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

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載豈鑿空而為此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齊桓之詩，則齊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報之也。而先生疑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者，則亦以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嘗試思之：靜女之詩，其為男女相贈答於詩文可見。至此詩，則全不見有男女之辭。若只據詩文以為尋常相問遺之意，似亦通先施之者，雖薄而後報之者常過厚，是亦忠厚之情也。且與家語之說亦不相戾。○胡氏一桂曰：案王氏詩考引晁氏詩序論云：賈誼謂木瓜下報上

也。如是則集傳以為疑亦男女相贈之辭未嘗以為實然之論然矣。

附錄 孔氏穎達曰戴公出處於漕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邱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左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夫人魚軒重錦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胡氏安國曰木瓜美桓而夫子錄之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嚴氏粲曰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

詩序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孔穎達解之曰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詞漢唐宋諸儒皆從序說即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

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為盡可法則朱子亦嘗用序說矣獨至注詩則以為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而疑其為男女贈答之詩然曰疑者亦未為必然之論輔廣尊師說謂非美桓公但經文無男女之詞以為只作尋常問道解此與後之託為申培之說者相近總之木瓜之詩言人當薄遺厚報故設為瓜瓊不等之喻謂若加厚於此者報當何如此風人忠厚之情也毛鄭指為美桓者述其所傳朱子改為贈答者據文詮義後儒獨於此詩祖毛鄭而與朱子相左者甚眾今從集傳亦不廢箋義在讀詩者善觀而會通之可耳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二句

張子曰 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

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

洛為天地之中故地寬平開闊肥饒其氣浮盛陽明其氣之盛非水不能載其氣之盛非有流湯浮靡之弊

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

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

也。鄭詩放此。輔氏廣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發此

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

集說

朱氏公遷曰：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奧

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

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

風之智者，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

之隱君子，豈不特然於變風時？其次則乘舟之

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又如賢婦人六人，則

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若

燕燕之全淑慎，伯兮之守專一，雄雉之知德行。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四

谷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